

《掇经室集》版本初探

沙志利

摘要：清代学者阮元的诗文集《掇经室集》版本情况较为复杂，目前各种目录著作及整理本之著录颇有讹误。本文利用目前所易见的各种版本，对其版本源流略作梳理，纠正各书谬误，并对新的整理工作提出了底本选择的意见。

关键词：《掇经室集》；版本

中图分类号：G25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17(2009)02-0049-06

有关清人著作版本的研究工作，目前的学术界关注得还远远不够，基本还停留在著录工作的阶段。关于版本源流关系的考察，还不多见。推测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清刻本在版本学家眼中价值不高；另一方面，恐怕是学界对于有些清人著作版本源流的复杂性认识不够。由于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中心拟校点整理清代学者阮元的《掇经室集》，所以，笔者对其版本做了一点考察。原本认为很简单的事情，随着调查的深入，却发现各种著录与说法参差互别，前后矛盾，有必要做一清理。限于此书版本众多，收藏也比较分散，笔者没有全部目验，仅就所知所见撰此小文，恳请方家赐教。

一、中华书局本《掇经室集》

阮元的《掇经室集》，目前大家都习惯用中华书局1993年5月版邓经元先生的点校本，此书2006年6月又第二次印刷了，影响颇大。书前《点校说明》称：

《掇经室集》是阮元自编定稿的个人文集，其一生著述，除他领衔主编的《经籍纂诂》、《十三经校勘记》、《山左金石志》、《两浙金石志》、《畴人传》等专书外，大致均收入其中，而且比较集中和系统地反映了他的学术观点和治学方法。全书分《掇经室集》、《掇经室续集》、《掇经室外集》三编，共六十四卷。……这次点校整理所用的底本为涵芬楼《四部丛刊》本，涵芬楼影印即据原刊初刻本。

此段文字，初看似无问题。近读陈祖武先生《乾嘉学派研究与乾嘉学术文献整理》一文，该文在谈及陈鸿森先生《阮元掇经室遗文辑存》（未刊稿）^①时，引陈鸿森先生《自序》说：

阮氏所撰文集，每数年辄结集付刊。凡《掇经室》一集四十卷^②、二集八卷、三集五卷、四集十三卷（其中诗十一卷）；另续集十二卷（含诗七卷）、再续集六卷（含诗二卷）。顾其遗文、序跋未入集者尚多，余披览群籍，时或遇之。^③

陈祖武先生又论中华本《掇经室集》说：

①陈祖武先生撰文时，此稿其实已经发表。经笔者调查得知：陈鸿森先生先辑《阮元掇经室遗文辑存》3卷，发表在2001年《大陆杂志》103卷1—6期；又辑《钱大昕、王鸣盛、阮元三家遗文续辑》，发表在林庆彰先生主编的《经学研究论丛》第11辑（2003年）；《续辑》中阮元之部与《辑存》又合刊为《阮元掇经室遗文辑存[增订本]》，收入杨晋龙主编的《清代扬州学术》（台北中国文哲研究所2005年刊行）；后又辑《阮元掇经室遗文再续辑》，刊于全国高校古委会编《中国典籍与文化》第9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共得遗文179篇。

②“四十卷”，当作“十四卷”，应是手民之误。

③《古籍整理出版丛谈》，广陵书社，2005年7月版，第61—62页。

收稿日期：2008-05-04

作者简介：沙志利（1977—），回族，山东平原人。文学博士，现为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中心助理研究员。现主要从事《儒藏》的编纂与研究。

1993年5月,中华书局整理刊行阮元《揅经室集》,不知是何缘故,未将再续诗文录入。二文对照,中华本似有问题。于是我略作统计,结果是:中华本《揅经室集》《一集》14卷,《二集》8卷,《三集》5卷,《四集》2卷,《诗》11卷,《续集》9卷,《外集》5卷,共54卷。可见,中华本《点校说明》所谓64卷是错误的。又查《四部丛刊》本《揅经室集》(下简称“《丛刊》本”),扉页云“上海涵芬楼景印原刊初印本,原书版框高营造尺六寸,宽四寸五分”,卷数与中华本相同。但《四部丛刊书录》著录云:

《揅经室一集》十四卷,《二集》八卷,《三集》五卷,《四集》二卷,《诗》十二卷,《续集》十一卷,《外集》五卷:二十册。^①

这与实际情况也不符,《诗》十二卷,当为“十一卷”,《续集》十一卷,当为“九卷”。

中华本多统计了10卷,往往使人误认为此本最全,如颜建华先生《阮元〈揅经室集〉集外文辑佚》^②一文说:

阮元生前文集由其弟阮亨于道光年间汇印成册,是为“文选楼丛书”本,然卷帙有五十四卷本、六十卷本、六十二卷本等多种版本,此乃由于刻印时间不同,陆续有所增补所致。中华书局1993年出版了由邓经元校点的《揅经室集》,以涵芬楼四部丛刊本作为底本,这是《揅经室集》卷帙最多的版本,达六十四卷,对“文选楼丛书”本《揅经室集》作了补辑,也是目前较完备的本子。颜先生未作调查,误信中华本为64卷大全本,并想当然地认为中华本是补辑后的本子。我推测,他作集外文辑佚时,确定佚文的标准就是看中华本《揅经室集》是否收录。所以,象《〈文选旁证〉序》、《京师慈善寺西新立顾亭林祠堂记》等已经收入《揅经室集》的文章也被视作佚文了。

根据陈祖武先生所转引的陈鸿森先生的文字,中华本还有收录不全的问题。我用《丛刊》本核对了《续修四库全书》本(载集部第1478—1479册,以下简称“《续修》本”),《续修》本“据上海图书馆藏清道光阮氏文选楼刻本影印,原书版框高一八七毫米,宽二八二毫米”,换算为清代营造尺,高与《丛刊》本所据原书同,宽是其两倍,可能《丛刊》本原书是按半页计算,《续修》本原书是按整页计算。二书卷数不同,《续修》本共62卷,比《丛刊》本多8卷有奇。除多《再续集》6卷外,《续集》多2卷诗,《续集》第一、二、三、四卷分别多9、19、8、6篇文章^③。由此来看,陈祖武先生仅仅指出中华本没有收《再续集》,还是不够全面。再核《丛刊》本与《续修》本相同部分之版式、字体甚至每页首尾字,显系一版。由此,似可以证实陈鸿森先生“每数年辄结集付刊”与颜建华先生“刻印时间不同,陆续有所增补”的说法是正确的,但同时也说明中华书局校点本所用底本并非内容最全的最后定本,这是整理者的失误。校点者之所以未用全本,我推测,可能是校点者认为《揅经室集》是道光时期的书,时代比较近,版本情况不会很复杂,而且又过份相信以底本选择精良著称的《四部丛刊》,所以没有考虑收录不全的问题。

二、《揅经室集》的著录情况

要想全面考察《揅经室集》一共结集过几次,每次结集的卷数是多少,是否都是用续刊的形式,最终定本又是多少卷等问题,需要先了解一些主要的目录著作对《揅经室集》的著录情况,以及著录中都存在哪些问题。《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著录:

《揅经室集》四十五卷 阮元撰

【续录】乾隆三十八年刊本。道光间文选楼刊本。《清经解》本。《四部丛刊》本,有《二集》《三集》、《四集》、《诗》、《续集》、《外集》。^④

《清史稿·艺文志四·集部·别集类》著录:

《揅经室一集》十四卷,《二集》八卷,《三集》五卷,《四集》十一卷,《诗集》十二卷,《续集》九卷,《再续集》六卷。^⑤(今案:合计65卷)

《书目答问补正》著录:

《揅经室集》六十卷。阮元。《一集》十四卷,《二集》八卷,《三集》五卷,《四集》二卷,

①《四部丛刊书录》,涵芬楼1922年刊本,第63页下半页。

②《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第79—82页。

③卷2所增19篇文章另编为“卷二下”,陈鸿森先生称“《续集》十二卷”者,或以此。

④邵懿辰撰、邵章续录《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7月新1版,第874页。

⑤《清史稿》,中华书局1998年1月版缩印校点本,第4391页。

《诗集》十一卷，《外集》五卷，《续集》九卷，《再续集》六卷。【补】原刻本，广州局重刻本，并五十六卷。《四部丛刊》影印原刻本四十七卷，无《再续集》。^①
《贩书偶记》著录：

《掣经室一集》十四卷，《二集》八卷，《三集》五卷，《四集》十一卷，《续集》九卷，《再续集》六卷，《外集》五卷。^②（今案：合计 58 卷）

这四种书是查检清代文献比较常用的工具书，但在著录《掣经室集》时都出现了错误。如《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称“乾隆三十八年刊本”，乾隆三十八年，阮元刚刚十岁，怎么可能刊刻文集？而且 45 卷本《掣经室集》所收诗最晚有作于道光二年者，怎么可能刊于乾隆年间？《清史稿》称“《四集》十一卷，《诗集》十二卷”，以今存之版本验之，恐是“《四集》二卷，《诗集》十一卷”之误，如果此推断不误，《清史稿》著录者非 65 卷本，乃 55 卷本（无《外集》）。《书目答问补正》称《四部丛刊》本为“四十七卷”，乃“五十四卷”之误。《贩书偶记》“《四集》十一卷”乃“《四集》二卷，《诗》十一卷”之误，因《诗集》部分版心亦标有“四集”字样，却单独计算卷数，如果不细看，很容易误为“《四集》十一卷”，如此，《贩书偶记》所著录者非 58 卷本，实乃 60 卷本，与《书目答问》著录者同。

今人王章涛先生撰《阮元年谱》，其中考《掣经室集》之版本有四：一是 45 卷本，包括一、二、三、四、诗、外集；二是 54 卷本，增《续集》9 卷；三是 56 卷本，《续集》增至 11 卷；四是 62 卷本，又增《再续集》6 卷。另王氏又据《江苏艺文志》著录，称有 63 卷本，然未经眼。^③

李灵年、杨忠二先生主编之《清人别集总目》著录《掣经室集》若干种版本^④，其中有四种中称“四集 11 卷”，当是“四集 2 卷诗 11 卷”之误，致误之原因同上。改正诸错之后，略作统计，此书著录《掣经室集》之版本有 54 卷本、56 卷本、60 卷本、62 卷本、63 卷本 5 种。再加上《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阮元年谱》中著录的 45 卷本，共得 6 种版本。今将各版本所包含之内容及各部分卷数列表说明于下。

版本			45 卷本	54 卷本	56 卷本	60 卷本	62 卷本	63 卷本
掇经室集	掇经室集	一集（经）	14	14	14	14	14	14
		二集（史）	8	8	8	8	8	8
		三集（子）	5	5	5	5	5	5
		四集（集）	2	2	2	2	2	2
		诗	11	11	11	11	11	11
	续集	一集（经）	\	1	1	1	1	1
		二集（史）	\	1	1	1	1	1
		三集（子）	\	1	1	1	1	1
		四集（集）	\	1	1	1	1	1
		诗	\	5	7	5	7	7
	再续集	一集（经）	\	\	\	1	1	1
		二集（史）	\	\	\	1	1	1
		三集（子）	\	\	\	1	1	1
		四集（集）	\	\	\	1	1	1
		诗	\	\	\	2	2	2
		乙巳（1845）后诗文	\	\	\	\	\	1
	外集	提要	5	5	5	5	5	5
目验版本				《丛刊》		《续修》等多种	国图藏本	

《掣经室集》的著录之所以出现很多差错，在于其组成比较复杂。著录者一般将《一集》、《二集》、《三集》、《四集》、《诗》、《续集》、《再续集》、《外集》作为并列关系处理，实际上，作为分集之《掣经室集》40 卷（为区别于作为总名之“《掣经室集》”，以下姑且称之为“《初集》”）、《续集》、《再续集》各包括《一集》、《二集》、《三集》、《四集》和《诗》，而且每部分的《诗》还属于《四集》。但《初集》中的五个部分分别计卷数，而《续集》、《再续集》中的五个部分统一计卷数。如此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各部分不同的计卷方式，著录者稍一疏忽，便会出现错误。

①张之洞撰，范希曾补正《书目答问补正》，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0 年 5 月版，第 257 页。

②孙殿起撰《贩书偶记（附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年 5 月版，第 425 页。

③王章涛撰《阮元年谱》，黄山书社 2003 年 10 月版，第 1054 页。

④《清人别集总目》，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 年 7 月版，第 616 页。

三、《擘经室集》各部分之初刻时间

以《擘经室集》45卷本之结集初刻为起点^①，《擘经室集》每过一段时间就结集一次，每结集一次就在原版的基础上续刻一次，除最后一部分可能在阮元身后编集，出版时间只能考出上限以外，其他每次增补内容之初刻本刊刻时间皆大致可以考订。因为除阮元之序文、阮常生、阮福之题记外，《擘经室集》中诗歌部分皆有系年，各部分所收诗歌之最后一年或下部分所收诗歌之第一年，当即此部分初刊之年。今略作分析：

（一）《初集》，阮元有序，作于道光三年（1823）。《初集》诗作收至壬午年（1822），《续集》所收诗始于癸未年（1823）。《雷塘庵主弟子记》卷5道光三年正月下云：“是月，《擘经室集》刻成。”^②《续集自序》亦称其为六十岁后所刻^③，阮氏六十岁正当道光三年。《外集》，阮福题记作于道光二年。以上诸条可证，45卷本初刻于1823年。

（二）《续集》之9卷本，据目录中阮常生题记云“庚寅（1830）冬刻于滇南”。其中所收诗作迟至庚寅年，11卷本所增诗作始于辛卯年（1831），亦可以证明《续集》9卷本初刻于1830年。

（三）《续集》11卷本，其较9卷本所增部分，收诗迟至戊戌年（1838），《再续集》收诗始于己亥年（1839）。《续集自序》称：“至七十六岁，予告归田，以所积者刻为《续集》。”阮氏七十六岁当道光十九年（1839）。可证此所增部分初刻时间为1839年。

（四）《再续集》前6卷，收诗迟至甲辰年（1844），第7卷所收诗文始于乙巳年（1845），则这一部分之初刻当定于这两年。

（五）《再续集》第7卷，国图藏本（索书号：/41939：1-19）^④此卷卷首阮元有一段文字：“自乙巳之后，经史之属亦少作，而杂记之笔时时有之，随笔录之。此实集也，故抄之于《再续》之后。”下署“丙午冬至颐性老人”。此卷的内容，诚如阮氏所说，诗文混编，始于乙巳年（1845）。国图藏本此卷收乙巳年诗6篇，文3篇；丙午年（1846）诗6篇，文3篇。然此本有残缺，止于《京师慈仁寺新立顾亭林先生祠堂碑记》半篇，卷前又无目录，故此卷有多少缺页，究竟收诗文多少篇，还有待考察。今只能定其初刻之上限当在丙午年（1846）以后。

大概推断各部分之初刻时间之后，我们再来检视各书之著录。王章涛《阮元年谱》称45卷本道光三年刻于广州，54卷本乃道光十年于昆明补刻，很对。《清人别集总目》于54卷本之一称“道光三年刻本”，于60卷本也称“道光三年刻本”，都是不正确的。其实，只有45卷本为道光三年所刻。我推测，因《初集》卷首有阮元道光三年自序，著录者将《初集》之序误作整部《擘经室集》的序，故而著录错误了。

四、《擘经室集》版本之复杂性

上文之所以一直强调《擘经室集》各部分之“初刻”时间，而非全本之“刊刻”时间，是因为上表所列六种版本之卷数虽呈依次递增之势，但它们之间并非不断增刻的关系。有的版本，如上举60卷本，已经收入了《再续集》，但《续集》部分却又不完整，可见刊印此版本时，并未做细致调查，《续集》部分只是随便取来9卷本刊印；或者此本干脆就是杂凑出来的。由于从全书卷数上比较众本，情况比较复杂，又因为《擘经室集》各部分有其独立性，因此，比较各版本之异同，最好不要就全书来比较，而应该在每一部分中找出初刻与重刻来比较。

就我所目验的几个本子来看，《初集》、《外集》似无重刻，即使重刻，也与初刻无甚差别。《续集》至少刻过三次，而《再续集》至少刻过两次，在重刻的过程中，一般采用覆刻原书的方式，字体、行数、每行字数、抬头转行格式、甚至每页之起讫文字大都与初刻无异^⑤，版心上有无字数和有无“续

①按照《清代别集总目》的著录，阮元之别集尚有《文选楼诗草》1卷、《琅嬛仙馆诗》5卷、《琅嬛仙馆诗略》8卷、《文选楼诗存》4卷、《文选楼诗存》5卷、《擘经室诗录》4卷、《擘经室诗录》5卷、《擘经室诗录》5卷附《古今体诗》1卷、《擘经室文集》1卷、《擘经室文集》18卷、《擘经室文稿》1卷、《擘经室文集》不分卷、《擘经室续集》9卷、《擘经室文集》抄本、《楚中文笔》2卷《附录》1卷等著作，各书多为《擘经室集》45卷本结集前之诗集、文集早期刻本，由于笔者所见有限，它们与《擘经室集》在内容与版刻方面的关系本文暂且不论，留俟异日考之。

②清张鉴等撰，黄爱平点校《阮元年谱》，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42页。

③《续集自序》，不见于我所目验的诸刻本，耿文光《万卷精华楼藏书记》卷131录有此文。

④据《清人别集总目》著录，有13家图书馆藏有63卷本，在京者有中科院、北京师范大学、人民大学三家图书馆，今查三家皆无63卷本。外地藏馆只请朋友代查了中山大学图书馆，也无63卷本。今所见者，独国图藏有一部，惜有残缺。

⑤有些小异同，可证其绝非一刻。例如，有的本子用“于”，有的用“於”。“兩”字中之“入”字，有的本子做“人”。

刊”字样似可作为分别版本的主要依据；少数篇章文字方面小有异同，有个别篇差别很大。

先说《续集》。《续集》有 9 卷本与 11 卷本之别，又有 11 卷本与 11 卷本之别。今 9 卷本以《丛刊》本为代表；62 卷本《掇经室集》中所收 11 卷本《续集》，可以用《续修》本为代表^①；63 卷本《掇经室集》中所收 11 卷本《续集》，可以用国图藏本为代表。在大的内容上，11 卷本较 9 卷本，除增加了两卷诗外，“卷一”部分（《一集》）增加文章 9 篇；“卷二”部分（《二集》）增加文章 19 篇，别署为“卷二下”；“卷三”部分（《三集》）增文 8 篇，其中就有上文提到的《〈文选旁证〉序》；“卷四”部分（《四集》之首卷）增文 6 篇。国图藏本之《续集》又比《续修》本之《续集》在卷四部分增文一篇。在细枝末节的文字上，在版式上，不同版本也有些差别。今以笔者所目验的两个 11 卷本和一个 9 卷本试作一比较图，以揭示问题的复杂性。

版本 卷次	《丛刊》本（54 卷）之《续集》（9 卷）， 简称“A”	《续修》本（62 卷）之《续集》（11 卷），简称“B”	国图藏本（63 卷）之《续集》（11 卷）， 简称“C”
目录	目录末有：“以上癸未至庚寅八年文笔，仍以经、史、子、集分为四卷，以后再各续于每卷之后，篇页积多，再分为中、下卷，诗则接四卷之后列为五、六、七、八、九卷，庚寅冬刻于滇南，分给家塾子弟。男常生佑谨记。”	书前有二目录，一是前四卷目录，篇名格式同 9 卷本。接下来是第二个目录，缺第一卷，从第二卷开始，然后是第二卷下、第三卷直至第十一卷，目录中有 11 卷本新增补的内容。	卷一至卷四各卷卷前有单卷目录，卷五至卷十一之目录在卷五前。此本目录有残缺和错乱。
卷一	至 40 页止。版心底端有“一集”字，无“甲戌续刊”字，版心不标字数。	第 1 至 39 页与 A 几乎一样，似出一版。第 40 页至卷末，版心底端页码下有“甲戌续刊”字，不标字数，较前 39 页无“一集”字。（此“甲戌”疑为 1874 年。）	1 至 39 页与 B 几乎一样，然可以断定非一版。第 40 页至卷末，较 B 版心多字数统计 ^② 。版心底端较 B 无“甲戌续刊”字，有“一集”字。卷末有“孙恩浩恭校”字。（阮元之孙阮恩浩。下“恩洪”、“恩山”同此。）
卷一 《中庸说》	之郑氏尚得之于古礼说耳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此说当传之子思（双行小注：汉志中庸说当与郑说同）	之郑氏尚得之于古礼说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此说当传之子思（双行小注：汉志中庸说当与郑说同）汉书艺文志载有中庸说二篇书虽不传似分二篇为说者	之郑氏尚得之于古礼说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此说当传之子思（双行小注：汉志中庸说当与郑说同）汉书艺文志载有中庸说二篇书虽不传似分二篇为说者
卷一 49 页	无。	49 页上半页与 C 不同。	49 页上半页末三行，较 B 多出一 90 字的双行小注。
卷二 上		与 A 似出一版	与 A、B 大似，然绝非一版。
卷二 下	无	版心鱼尾下有“卷二下”字，版心无字数。	版心鱼尾下有“卷二之下卷”字，版心标字数。卷末有“孙恩浩恭校”字。
卷三	共 17 页。	前 17 页与 A 同。第 18 至 26 版式与前 17 页同。	前 17 页似 B。18 至 26 页，版心较 B 多标字数。
卷四	共 8 页	共 17 页，前 7 页同 A。第 8 至 17 页版式同 A。	共 19 页，前 7 页与 B 大似。第 8 页始，版心标字数。第 16 页较 B 多《缅甸进奇异花象赋庚戌馆课》一文。末篇《纸颂》文末较 B 多“一堂之寒得之则温一偏之暗得之则明”十六字。
卷十	无	共 25 页。	共 24 页。第 24 页于“癸巳”年下注云：“是年有两期丧无韵语。”而 B 是年下有《悲长子常生》诗一首。卷末有“孙恩山恭校字”。又，较 B，版心标字数。
卷十一	无	共 11 页。	页数同上。字体、文字等基本同上。较 B，版心标字数。

《再续集》有 6 卷本与 7 卷本之别。其 6 卷本，今以《续修》本为代表，其 7 卷本今以国图藏本为代表。7 卷本之前 6 卷与 6 卷本也稍有差别，今亦以表明之：

	《续修》本（62 卷）之《再续集》（6 卷），简称 A	国图藏本（63 卷）之《再续集》（7 卷），简称“B”
卷一		版心较 A 多字数。第二至第六卷同。
卷二	共 46 页。	较 A 删《道桥别业爱吾草庐八韵序》一文，于卷末增《程节母秋灯课子图记》、《晋赠荣禄大夫郑公墓表》二文。《项羽都江都考跋》开篇较 A 多 250 多字。整个卷二有 6

①62 卷本，各馆多有收藏，如中科院图书馆藏有 3 部，其内容与《续四库》相差无几，故《续四库》刻可以视作 62 卷本之代表。

②版心字数有其特殊符号，初看颇难辨识，其符号与通行数字之对应关系，似未有人讨论过。笔者反复数过，制为对应表，或有益于版刻之研究，今列下方：

数字	0	1	2	3	4	5	6	7	8	9
符号	○	丨			×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页起讫文字与 A 不同。共 47 页，较 A 多 1 页。
卷三	较 B 脱目录页。	
卷五	卷首有卷五卷六目录，目录中列有“乙巳古今体诗六首（单行小字：自乙巳至丁未兼附雜記）”及“丙午古今体诗五首”、“丁未古今体诗三首”，然正文实际上没有这些内容。目录中还有自“戊申古今体诗”直至“丙辰古今体诗”，均未标多少首，可见其预先刻板，待续刻时增补。 ^①	无目录。
卷六	第 10 页两首七绝各换行排，共占四行。	第 10 页两首七绝连排，中间空一格，共占三行。导致后有 5 页起讫文字与 A 不同。
卷七	无。	有。

如上两表所列，《续集》与《再续集》之重刻与初刻颇有差别。《续修》本之刊刻时间，可由《续集》卷 1 第 40 页以后版心“甲戌续刊”字样大致推定为 1874 年以后。国图藏本之刊刻时间，可由阮元之孙阮恩浩（1820—1894）、恩洪（1819—1858）、恩山（1822—1864）等题名，大致推断在 1858 年之前。但由于《擘经室集》重刻次数很多，又各本又有拼凑各部分之不同版本而成的可能，想要具体考出各版本之具体刊刻年月，还十分困难。而且，在我没有认真比对过的版本中是否还有意想不到的差别，尚属未知。《擘经室集》版本的复杂性由此可见一斑。此文只能就目前所见，将《续集》离析为三个版本系统，将《再续集》离析为两个版本系统。今后，在占有更多版本的基础上，可再加以补充。

五、《擘经室集》的再整理

在上文的基础上，我们再简单讨论一下《擘经室集》的校点工作应如何开展。由于现存《擘经室集》版本构成的复杂性，《擘经室集》底本的选择，可以考虑将《初集》、《续集》、《再续集》、《外集》四个部分分开选择。

《初集》、《外集》部分，用《四部丛刊》所影印之原刊初印本即可。

《续集》部分，因《四部丛刊》本内容有阙，国图藏 63 卷本目录有残缺，可以用《续四库》影印本作底本，用国图藏本做校本，《续集》的序文，可以据《万卷精华楼藏书记》补录。^②

《再续集》部分，可以用国图藏 63 卷本为底本，《续修》本为校本，国图藏本漏收之文章，可用《续修》本在校勘记中补出。

阮氏佚文之辑佚，陈鸿森先生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陈氏所辑主要是序跋以及书札，搜罗甚为广泛。但于其他文体很少搜集，象《雷塘庵主弟子记》中所录奏章多有不见于《擘经室集》者，陈氏未加收集，不知是否有其他考虑。但除《擘经室集》外，阮元之作品较多，已见上文注中，辑佚的工作应当在全面了解阮元现存著作细目的情况下进行，单纯出版《擘经室集》的话，似无必要附录辑佚之文。

以上意见，只是就目前调查所得而发，不足之处在于《擘经室集》各本之异同未能全面了解，而 63 卷本亦未能睹其全。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见各种著录错杂混乱，多有讹谬；又见钱穀、王传东、裕银宏诸先生《阮元著述文本的总貌及其整理的现状和意义》一文^③，知扬州大学欲借地利之便编纂点校《阮元全集》，然诸先生似尚未见《擘经室集》63 卷本。由此两端，则此文之作，或许不是全无意义。

A Preliminary Study on Editions of *Yanjingshi Ji*

SHA Zhi-li

(Editorial Center of Confucian Canon, PKU)

Abstract: The editions of *Yanjingshi Ji*, the famous work of the Qing dynasty's scholar Ruan Yuan's, are very complex. There were many mistakes in the past recordation in some catalogue books and the emended publications. Based on the survey of the editions of *Yanjingshi Ji* collected in some libraries in Beijing, this article researches the relations of the editions, corrects the past mistakes, and provides the advice on the choice of the copy for reproduction.

Key words: *Yanjingshi Ji*; Edition

(责任编辑：黄云鹤)

①中科院图书馆排架号“2911292—315”的 62 卷本，目录页与《续四库》本乃一版，然“乙巳古今体诗”及丙午、丁未年下均留有墨丁，未刻首数。此目录与正文很对应，也可见《续四库》本的这页目录是从其他本子上挪来的。

②其文不长，今录于下：元四十餘載，已刻文集二三卷，心竊不安曰：“此可当古人所谓文字乎？僭矣，妄矣！”一日读《周易·文言》，恍然曰：“孔子所谓文者，此也。”著《文言说》。乃屏去先所刻之文，而以经、史、子区别之，曰：“此古文所谓笔也，非文也。除此，则可谓之文者亦罕矣。”六十岁后，乃据此削去文字，只名曰集，而刻之。又十数年，积若干篇。至七十六岁，予告归田，以所积者刻为《续集》。不肯索序于人，只于此自识数言以明己意而已。

③《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7 年第 1 期，第 61 页。